

脫於手而入於淵則不可得而制也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利器者機事也凡事機微之時則能制之不使至其強大此實理身理國之要道也必不得示諸小人若機落小人之手則何異夫魚之入罟乎

道常無為而無不為為而無心故能無所不為也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不失無為則無不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者無為之本也夫無為也則無跡當何名之君執此以鎮人人執教妄動者也無名之樸亦將不欲兼忘守道之心乃合自然之素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夫有心於靜者則無時而靜也今放之於自得我無一物於留中然後君臣上下各正性命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二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三

李約註

能三

德經上 九四十一章

上德不德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是以有德物不改其樸然後知有德下德不失德慕

前王之美恭守而不墮是以無德物性稍移是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不為而得下德為之而有以為為而得也上仁為之始化道而為仁也而無以為雖為之而無心上義為之始化道而為義而有以為專於制斷上禮為之始化道而為禮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贈答失所故有斯老故失道而後德上德合道故云失道下德次之此所以有德有仁有義有禮既失上德則下德繼之失德而後仁下德有失仁教嗣與失仁而後義仁教又替義方運行失義而後禮是非合宜已謝於時拜跪玉帛將盛於世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亂者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也忠信者道德也若以禮比於道德誠為衰薄用救於亂則捨禮何從前識者是先誠

禮人也道之華禮可以悅人之日是謂道也古花字今華字是也而愚之始適可為愚者檢逸之初也是以大丈夫大丈夫者丈夫雄者也丈夫之雄性必方直不徇浮俗故昌言云若大丈夫則必行道德不教古禮也處其厚不處其薄必致身於道德不置身於衰薄居其實不居其華實如草木之實能實人之腹故居之花如草木之華徒闖人之目故不居也故去彼取此去花而取實

昔之得一者在下文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谷得一以盈神得一以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自天地已降至于侯王所以能清等皆得道之一故今侯王正身以正於人故云天下貞貞正也其致之既知得道其致之如是豈得失之哉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谷無以盈將恐竭神無以靈將恐歇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屢屢顛覆也若得之而不守故其患若此也故貴以賤為本玉貴也民賤也王以民為本故有民則有王也高以下為

基九仞之山一篲之基若為基不同山必頽矣將存其貴不安於民則民散而王廢矣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殺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孤子無父也寡婦無夫也不殺生無養也此三者人之所惡而侯王稱之豈非以賤為本耶非乎者言正是以賤為本也故致數與無與就與數之但得輪轉等象材也則就王數之但得卿士等此民也若散象材則無成與之日不安此民為有為王之時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碌碌貴貌也落落賤貌也玉雖貴因石而生玉雖尊因民而有以此不欲如玉欲如石者教本故也

反者道之動道體寂本也動反也所以反者為物性之有剛也故致推剛以待之亦冀反其寂也弱者道之用柔弱者道之常用物皆知之今審明者恐因權剛之義便謂道用合然矣天下萬物生於有萬物皆自有形天地而生也有生於無即有形天地自道而生道無也

上士聞道動而行之聞之而悟運動行而反

本中士聞道若存若亡聞之而疑猜可教也使知道也下士聞道大笑之聞之而惑故大笑則不可使向方也不笑不足以為道道為下士入耳之音則不足為貴建言有之建立也立言明中下二士疑其大笑之由明道若昧行昭而用晦也進道若退內勤而外怠也夷道若類類終之不勻者履平而若險上德若谷無心而善應也大白若辱性潔而迹汚也廣德若不足道不形於色也建德若偷才不露於外也質真若渝至純反如澁也大方無隅無岸谷可見也大器晚成不日求以得也大喜希聲希無也無聲樂也大象無形無狀之狀道隱無名自建言已下皆是大道隱於無名也故上士洞悟而勤行中士疑而進退下士惑而大笑識此之由夫唯道善貸且成道不以三士不同亦均發和氣皆使生成而勤行者獨還和於道中而疑笑者並就汝於元氣也

道生一謂應感而生一氣也一生二二始生陰氣二始生陽氣也二生三三者陰陽和感

道而生和氣也三生萬物和氣聚而生萬物也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凡物皮膚外開曰負陰皮膚陰氣為也骨髓內充曰抱陽骨髓陽氣為也道氣柔弱貫通其間而和之入之所惡唯孤寡不殺而王公以為稱王公之和氣柔弱為萬物本故能以不祥為稱是以為天下君故物或損之而益稱不祥誠自損也物無不實非益而何或益之而損恃貴者已自益也民皆離心非損何也人之所教亦我義教之人欲立教教人者亦當以我柔弱之義教之則服膺者莫不歸於性命七城強梁者不得其死君強暴則失臣下之心覆亡無日人強梁則為眾所加顛覆可待吾將以為教父父人之先也吾以柔弱之義為眾教之先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夫和氣者天下至柔之物也若人馳騁之則化為天下至堅之物無有入於無間將殺復和氣而為至柔者但能無有馳騁之志明和氣自入於無間之心化為至柔之物也吾是以知無為之

有益者于云我見無為馳騁者則能令氣長在於心柔弱而長生也所以知無為有益於人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不言於人無為於己其為益也天下罕能及此名與身孰親名可捨身不可捨則何者疎也身與貨孰多貨失而可求身亡而難得則何者少也得與亡孰病得則亡身亡則全真則何者為利故甚愛必大費欲過於分所損亦重多藏必厚亡積而不散十九而死知足不辱足於心則常榮知止不殆止於分則常安可以長久必無中道而夭

大成若缺德全者故純如不足也其用不弊其應物也無所不能也大盈若沖內實者故外如虛也其用不窮至於濟衆未嘗竭也大直若屈舍然而不中也大巧若拙不矜其能大辯若訥似不能言躁勝寒物極則反故夏至則一陰生乎其中矣靜勝熱否極則泰故冬至則一陽生乎其中矣清靜為天下正正者躁靜之中則二月八月也故大成以下至于大辯皆通躁靜之中得天下之正者也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有道之主嗣庸君之後則必撥亂反正偃武修文是以前王所做之馬走在道路今我不用却使還家糞理農業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無道之君繼清平之後恃以府藏充實運好攻戰侵人土地所以士不解鞍長在境上罪莫大於可欲於求物之中尚有其數禍莫大於不知足經於目者輒無所捨咎莫甚於欲得見與不見咸欲求之則天下之物靡有孑遺此皆無道之君所行之事故知足之足知止於足則上階茅茨末為不足常足矣不喻於分貴安人此有道之君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以身度之天下可知不窺牖以見天道法天而行不必窺牖其出彌遠其知彌少不知民安在於無事反為事以安之則事出彌遠而民安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知民安由己已但無事則民安矣不必行於天下也不見而名守道在位則太階自平豈待窺牖見而明之不為而成成此至理由于不為也向若為之則無因及此也

為學日益為學者日益聞見也為道日損為道者日損云為也損之又損一損尚淺再損方深以至於無為損至於無損乃遊乎環中無為而無不為功成不宰是無為生成萬有是無不為也取天下常以無事無事無為不順人之事言與衆同好惡非自取便於身之事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若取便身之事則煩人人煩則離散安可以取天下也聖人無常心如虛舟之泛然也以百姓心為心百姓所樂者君為成之善者吾善之不違其性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聖人自善身而惡者自化之為善矣終不役物以從己也信者吾信之不奪其志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自推誠於天下而人自化之為信非制之使為也聖人在天下操操焉聖人在天下常操操焉於慮慮一物之不安也為天下渾其心天下之民欲乎無事故吾渾心同民之欲百姓皆注其耳目百姓皆傾注耳目以觀聽聖人從民之欲否聖人皆孩之聖人念而撫之如赤子寧忍以事擾之

出生入死邪妄出於心則生入則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內五藏外八使耳目鼻口手足及三滿內外都十三之徒倍也八使馳於外五藏納於內共陷人以至死若以無事各清其司則致人以全生也又云五藏五形三田為十三頭及四肢為五形三田黃庭經云上升田腦也中丹田心脾之間下丹田腎中氣海也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人之來生經證然咸投足於死地者亦由十三誘之夫何故問往死地之由以其生生之厚封曰蓋緣過求世物充養太豐是使十三之徒殺人得便也蓋聞善攝生者攝養也善養生者則約彼十三於清靜之中故此一身於忘形之地陸行不遇兇虎兇虎皆狂獸能以爪角傷人我無害物之心故不值此類入軍不被甲兵兵能殘人甲可禦害我無間志故不假帶此若兇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若專以害物為心則雖蜂蟻至微不能不以毒中人也而況虎兇等手苟無傷物之志雖被狂獸利兵又何以加我手

又云兇虎甲兵比類身中貪邪也言清靜無為則禍患無因而入疾病無由而生也夫何故問免死之由以其無死地十三之徒為清靜所排不令引五賊三尸入於心地則無死地可入也若夫清靜於志釐則五賊三尸間隙而進得措其角爪牙矣  
 道生之始質氣也德畜之道含育也物形之質方具也勢成之四時更生物遂化就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物雖至惡未有不知父母而尊貴之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爵而常自然世人之尊貴者為受帝王錫命也而道德不假於此自有生成之功故為物所尊貴也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有如此力故不假爵命也生而不有有則收其仁也為而不恃則居其功也是謂玄德可謂陰德  
 天下有始始本也萬物資之所以生以為天下母母養也萬物由之所以成既知其母又知其子以知道之母物為之子明矣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既知子由生則知守母以存其

子沒身不殆道既扶之何危之有塞其兌絀無狀之目也閉其門杜多言之口也終身不勤遠形遠而神王開其兌濟其事民之於欲也甚勤以道防閑猶恐其逸況開濟者乎終身不救禍已成矣不可匡救見小曰明造形則悟守柔曰強積弱所致也用其光復歸其明觀守母存子之法得法則收視而守中見小守柔是其法也無遺身殃能不以禍自償是謂襲常可謂潛至長生之道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介孤介也疾時不行正道之遺故曰若使我孤介之士有知天下之分則使直道大行於天下唯施是畏唯獨也獨施正直是畏東邪大道甚夷實君臣之坦途也而人好徑以時人好邪道我權輕不能制朝甚除威修飾也田甚蕪李氏時也倉甚虛民乏食也服文綵君財豐也帶利劍好戎裝也獸飲食飲珍羞也財貨有餘厚欲得也是謂盜諱不義而得非盜而何曾無作色力更諱示非道也哉也哉者欺辭也盜已非道況更矜諱誠如斯人實堪與欺



善建者不拔善建國立身者必以德以德者則身不危而國不拔拔傾拔也善抱者不脫脫失也夫建國者抱民立身者抱神若皆以德則無脫失也子孫祭祀不輟繼止也善以德建國抱民者則子孫繁昌世世祭祀不輟止時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以德修身諸偽咸盡修之於家其德乃有餘以德修家慶流後嗣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以德修鄉日益遠大脩之於國其德乃豐且以德修國君民充實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以德修於天下則比屋可封化被異域故梯山航海而朝貢焉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但對觀之則興亡可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以上事所以知之也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夫懷德深者性之與狀

云三者比身中貪邪毒害也言含德如赤子則貪邪毒害無由于身也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喜怒而權握至堅者性專也未知牝牡之合而駿作精之至豈識男女之合而陰常動者精全也終日號而噓不噉和之至雖啼之竟日而聲不嘶者和之極也知和曰常赤子有此三者以和之至也而含德之士知之故常存知常曰明能如常存可謂明矣蓋生曰祥於自然之分加之毫芒則化凶為祥也心使氣曰強和氣至柔而為強者由心發怒使之然也物壯則老壯固老之階也是謂不道既不能自老反少則必無全和之道不道早已今止而不為也知者不言忘言者知之盛也言者不知未知故滯言也塞其兌不要目視閉其門不假口說挫其銳摧其志也解其紛虛其心也和其光神明則明同其慶時暗則暗是謂玄同無所不同故不可得而親仁不見也不可得而踈遠無污也不可得而利善外物也不可得而害不貪餌也不可得而賤也道德也故為

天下貴為人至此始可為天下至道以政治國用教令者以奇用兵尚詐計也以無事取天下獨無事者取天下人心順而為帝王與夫二子之為理豈同日而論哉吾何以知天下之然以此我何以知以政與以奇不足以及取天下唯無事者乃能取天下之心而為之主以下文知也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此說以政之君也禁令繁密民皆慮其故犯不敢云為日至貧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民皆畏死因頻披獲多失以衛其生故國家日益亂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此說以奇之君也志在用兵篤好奇詐兼宗攻守之具則民莫不役智作強奇之物也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法物者則巧極人之所作之物也所作之物出於常情獨懸善價是以多有竊其法式盜其財物由法物滋彰之過也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但拱默而已而民皆化之我好靜而民自正我但以靜自持而民皆化不為邪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但無事民不失業當自富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但無

欲而民自崇本也

其政悶悶君不生事以擾民似悶然無所能為其民淳淳民安於清靜之中故曰益於敦厚也其政察察君政嚴而民無所措其手足其民缺缺動則觸網故畏而避之由是日

益凋殘禍兮福之所倚倚因也聰明之君若已修德從凋殘之中一變為淳和也福兮禍之所伏伏藏也庸昏之主以淳和為已德遂

看法從淳和之中復化為凋殘也孰知其極如孔經也其無正耶禍福倚伏豈無正耶必有正耳正在有道之君也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以正為詐以善為妄此

迷感之人常情也人為此迷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自正而不惡物邪直而不肆不引之使人見光而不耀赫之而不炫也廉而不穢不以已潔而

嫌物汚治人事天莫如嗇嗇也治人得人心事天合天道無如節儉夫唯嗇是謂早服夫獨能行檢德者則民無不早服也早服謂之重

積德儉德為一早服為二自一至二謂之重

積重積德則無不克克能也積德則無不能也無不克則莫知其極無所不能則不可量莫知其極可以有國德不可量然後能為有土之君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母養也

有國有民以道養之則社稷福祚可以久長矣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如藝樹根深則華固雖有大風亦不能拔其本落其花實也積德之君其厚福也亦如是矣凡言長生久視

言聖人立法於不朽以濟活天下無窮之利非存有礙之形也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三

道德真經新註卷之四

李約註

能四

德經下

治大國若烹小鮮若烹小鮮者使其自熟則全悅之爛矣善理民者使其自得則安擾之

亂矣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道化所被民無災害故其鬼如無神也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鬼實有神神不損物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聖人愛民如赤子鬼亦助福之

夫兩不相傷幽明各得其所故德交歸焉君不主神之祀鬼能致福於君故云其德交歸也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大而用謀執政不伏故交相歸附天下之交托常以靜勝天下之人所以交歸者以其能處下流也如孔勝

壯蓋以靜下言未有不杜來札者也以靜為下故為壯動所來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大能為下則小自歸誠也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小能為下則大以禮遇也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皆有所以大國不過欲兼畜